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客家传统婚育文化的女性主义观照

李小华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以女性的婚育生活为视角,分析客家传统社会的婚育观念和习俗文化,认为男权意识主宰导致客家女性的悲情,由此提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客家女性应走向自觉自立,客家女性的研究亦应立于女性主义的高度。

关键词:客家;传统文化;婚育习俗;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K89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1-0125-04

以往对客家妇女的论述大都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以客家男性为叙述主体,体现的是传统的道德伦理纲常,并未真实地再现客家女性的全部人生与悲悯。事实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妇女一直遭受着重重的压迫,尤其是男权文化的性别压迫,不公正的待遇由来已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客家妇女亦然[1]。所以,欲想真切地表达对客家女性的生命关怀,就必须重新审视客家传统社会,从"男性主义"的中心转向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客家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命运和角色进行彻底地反思,并作真情的告白。

一

生育是每个民族至尊无上的信仰核心,但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的遗存,生男生女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异。比如,华夏各民族都有一套出生的礼仪——婴儿出生,行诞生礼;出生三天,有三朝礼;出生一月,摆满月席;出生百天,庆百日礼;一周岁时,办抓周礼。但隆重的礼遇一般是对男孩而言的,女孩则鲜能享此殊荣。

根据客家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男孩、女孩也有很不相同的待遇。男孩一出生,就是男子汉,女孩则被称作"赔钱货",因为男人能延续家族香火,继承祖宗牌位,光宗耀祖,而女孩注定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在客家社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生男开门户,生女赔钱货,无女也能过"。

客家传统社会的各种庆生礼节也不断展示着男女之间的对立。首先,客家人生孩子时有埋胎盘的习惯,当地人叫做"种包衣",但男孩的包衣种在家门口,女孩的包衣则埋在门背后,这种差异实质喻示了"男人出门走四方,女人藏在厨灶旁"的传统偏见。其次,如果生男孩,尤其是头胎子,在婴儿出生几天后,要给娘家、母舅等长辈送"月酒",娘家人、母舅等亲戚会回赠以红包、鸡、蛋等礼品,生女孩则无此讲究。等到出生满一月,虽然无论生男还是生女一般都行满月礼,但礼仪的规格不同。如果是男孩满月,要遵照当地的一个风俗——"哄鹞婆",女孩满月则免了。"哄鹞婆"时,家中长辈把婴儿抱出来,人们在鞭炮声中叫着"鹞婆飞得高,明年做阿哥;鹞婆飞得低,明年招老弟",总之,是希望男孩长大后能像鸿雁一样展翅高飞,同时带来更多的弟弟,显示了客家人"多子多福"、"子孙满堂"的世俗观念。而且,在给男孩做满月时,有的人家还大摆宴席,祭拜天地,甚至

收稿日期:2008-06-25

基金项目:广东省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社科规划青年项目(07YJ04)

作者简介:李小华(1969—),女,福建龙岩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客家方言与文化.

专门请一个德高望众的老人来行“开斋”礼。所谓“开斋”,就是摆一桌鸡鸭鱼肉等食品,“开斋”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筷子象征性地蘸点食品放在孩子的嘴里,比如,指着葱,意味着聪明富贵;指着豆腐,就是大富大贵;指着鱼,意即鲤跳龙门……等到四个月时,男孩们还有一个礼仪——“开脚走”,意思是要学走路了,娘家人会带着衣物饰品来主持这个仪式,女孩一般不行这个礼。

此外,在对待婴儿命名的程式上,也因性别的差异而略有不同。男婴的命名比女婴慎重得多,通常请一些粗通文墨或能掐会算的人来取名,取名时要对天文地理、生辰八字、四时五行等进行一番严格的排列计算,权衡各方利弊;所取的名字中也大都含有“富、贵、光、荣、祥、禄、达”等字眼,以此表达父母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日后飞黄腾达,一生饱受荣华富贵的美好夙愿。但对于女孩的名字则简单得多,女孩的“命贱”,况且迟早是要嫁给别人的人,叫个什么都无妨。

可见,在客家传统社会里,女人是被漠视的对象,女人也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男女从出生之日起就被划清了界线,不仅在自然属性上不可逾越,而且在社会性别上存在楚河汉界。这种性别的对立也不是一时生成,一地出现,或一人所为,而是世代沿袭,积久日深的结果,又通过人们的意识不断强化,并在当地风俗礼仪中体现。

二

婚姻本是构筑爱巢的手段,浪漫而美好的爱情是每个女人的至爱。但传统的男权意识摧毁了客家女人的粉色梦想,无情的事实告诉她们,在男性中心主义的世界里,女人之所以结婚,常常不是因为真爱,而是出于万般的无奈,或许这样,才会有“哭嫁”这一独特的习俗。在客家传统社会里,女人出嫁叫“行嫁”。与大多数族群一样,客家女子行嫁也有许多规矩和仪式,不过其中有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新嫁娘在离家出门时要放声恸哭,据说,哭得越伤心命越好。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新婚应是人生大喜之时,为何要在彩灯高照,觥筹交错的良辰吉日涕泪连连,哭声不断?如果我们继续解读客家的传统婚育习俗,就不难明白客家女子的哭别。这不仅仅是对娘家亲人的眷恋,也是对姑娘身份的痛苦告别,更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惶惑与不安。

出嫁虽然拉开了婚姻生活的帷幕,但以悲声开始的婚姻早已隐喻了婚后的艰辛。依照客家的风俗,女子成亲三天后,需携夫回门,称为“转三朝”,之后,就要正式过起小媳妇的日子。每天起早摸黑,白天在外干活,晚上侍奉丈夫公婆;晴天打谷插秧,雨天针线繁忙,这就是客家媳妇日复一日的生活。所以说,客家的媳妇叫做“生婢”,“婢”在古代是女仆、婢女的通称。而且,客家媳妇不仅要像其他女人那样生儿育女,洗衣做饭,养猪种菜,还要像一般的男人那样上山打柴,下地耕田,正所谓“上帝把我造成女人,却要求我像男人一样,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不知不觉变成这样。”[2]在此,客家女人似乎实现了双重的身份,同时体现了作为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实质是彻底地失落,既失落了作为女性的自我,又失落了作为男性的社会认可[3]。但如果仅仅如此,只要夫妻能成双成对,双宿双飞,即便辛苦打拼,即便低眉顺眼,纯朴的客家女人也还是心甘情愿,并无半点怨言,最为难耐的是孤身一人苦熬光阴的“童养媳”或“等郎妹”。

“童养媳”、“等郎妹”这一婚姻习俗可能不为客家族群所独有,但在客家传统社会非常普遍,个中的辛酸客家女人最能体会。客家人大都居于偏远山区,由于家境清贫,娶不起媳妇,或是为了解决劳力的困境,父母早早地为儿子抱养一个幼女或女婴,孩提时以兄妹相称,长大后由父母做主成婚,这就是“童养媳”婚姻[4]。“等郎妹”则是指一些人家尚未生育男婴,就事先收养一个女孩,籍此祈愿招来一个男丁,如果等到了男孩,将来两人结为夫妻。这种婚姻,往往存在“老妻少夫”的不和谐音,有的“等郎妹”虽已到了花样年龄,而小丈夫依然无声无息,有的甚至空等终身。

此外,在一些客家地区,男人为了谋生存,图发展,飘洋过海,但许多人到了海外后,并不如意,

或迫于生计在海外娶妻，无法回乡孝敬双亲，于是家中为其找了一个女人，在新郎缺席的情况下，由父母主持女人与公鸡拜堂，算是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女人只身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这就是摧残人性的客家“隔山娶妻”婚姻[5]。这样的“隔山妻”大多一辈子未能见上丈夫一面，终身守活寡，可谓任凭花落人老去。在那漫长的寡居岁月里，女人们无处诉说内心的孤寂，也常借山歌来发泄自己的哀怨与愤懑，比如“床头吃饭床尾眠，么人有柬苦情，日里唔敢同人耍，夜里么只断肠人，十五唔敢看月光，过年唔敢着新装，心中有话么人讲，一生孤枕守空房。”[6]客家女人就在这样的两性婚姻里，孤独地品尝各种人生凄惶。正如一首寡妇歌中所唱“正月寡妇是新年，想起寡妇好可怜，门前有田无人作，栏中有牛无人牵。四月寡妇莳田忙，寡妇心上苦又慌，只因丈夫死得早，哪有男人来帮忙。十一月寡妇雪纷纷，衣单被薄冷如冰，花开花落年年有，寡妇家中不逢春。”[7]这些传统的婚姻习俗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客家人的男性中心意识，不仅如此，客家人在择偶方面、在整个婚姻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男人丧妻，可以再娶，女人丧夫，则要守寡。许多女人青春年少时就开始守寡，有的甚至只和丈夫相处几天，丈夫就离家或去世了，但女人也得呆在婆家终身守节，不得改嫁，如“郎今走了妹艰辛，日里无双夜单身，看到别人成双对，目水汪汪正伤心”，这首山歌正道出了留守女人的凄楚心境。而且，旧时有钱的客家男人可以同时娶上几个老婆，分“大婆”、“细婆”，“大婆”是指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细婆”就是小老婆，但女人只能依附于一个丈夫，即所谓的“一针配一线”。由于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客家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已从外在的逼迫转为内心的信念，她们盲目遵从“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嫁猪随猪，嫁狗随狗，嫁到狐狸满山走”的婚姻约束[8]。

三

女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后，生儿育女便成了自然。虽然，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一直盛赞生命的崇高和母亲的伟大，但对客家妇女而言，即使处于神圣的孕育期，也未能得到应有的敬意，在整个男权意识的钳制下，女性仍需抬首仰视男人，依然匍匐于丈夫之脚下。

客家人把怀孕的女人称作“大肚哺娘”，这与他们常用来骂人的“大肚泥蛇”有着某种意象联系。孕妇们不仅形像上受到如此贬抑，而且几乎被视作不吉利的象征，在许多重要的场合或仪式上，不允许她们参加。

祭祖、拜神，在客家人看来是很圣洁的事情，一般都由家中的老人烧香拜祭，拜祭之前还需净身。由于孕妇被视为不洁、不吉之人，所以，不能烧香上供，不能触摸佛像、神台，不能进入祠堂、寺庙，必须远离这些场景；否则祭拜将不灵，神仙祖宗们可能会降祸于他们。一旦遇上婚丧嫁娶，怀孕的女人同样遭忌。比如，要是邻里有人出嫁或娶亲，孕妇们必须回避——这也正是客家女人出嫁时选择三更半夜出门的一个原因；假使在路上不巧遇上了怀孕的女人，按照客家的规矩，新娘和孕妇必须互换手绢，以消除对新娘的不利。而且，新娘不只出门时不宜碰见怀孕的女人，进门时也要避开怀孕的女人，孕妇们更不能踏入新娘房门。如果家中有亲人去世，怀孕的女人不能参加送葬，也不能披麻戴孝，甚至在清明或中秋扫墓时也要回避。除了这些重大的红白喜事外，孕育期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禁忌，比如，孕妇不能抱别家的小孩，据说，抱后小孩就会多病多灾；又如，客家人过年过节喜欢自酿米酒，酿酒时孕妇也不能插手，否则酿出的酒就会泛酸变质。

客家传统社会对孕育期女性的诸多禁忌，真实地显现了客家女性的卑贱身份，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妇女所受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客家妇女一向以吃苦耐劳著称，不仅在外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日夜辛苦地操持家务，在家庭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依然逃脱不了边缘的身份，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相反，只是在肉体的劳顿外又多了一重精神的奴役。

由此可见,在以男性为主体,推崇传统道德伦理的社会,客家妇女同样处于被陈述的地位。人们所谓的客家女性地位较高只是一个表象,客家女子与男人平权的说法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事实上,客家女人仍是受役使的对象。社会对于一般的女人,大多只要求她们实现女性的价值——生育价值,而对客家妇女来说,还要求实现男性的价值——劳动的价值;为了实现这双重的价值,客家女子不得不付出双倍的辛劳,承受着双重的重负,但最终却失去了完整的人格。

因此,正如西慧玲所言:"身在充满父权制文化氛围的环境中,不管你要追求摆脱父权制束缚的理想生活,还是屈从父权文化观念的制约,悲剧都将产生。"[9] 在这里,男女平等的神话被彻底颠覆,客家女性和世界上所有的姐妹同胞一样,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下承受着重重的规范与束缚。"在父权社会生活中体现的是男性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权力、知识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使得排斥和歧视女性的道德态度成为人们认知的基本条件,也是女性自我认知的基本条件。道德意识话语的建构,将女性作为自然、作为身体、作为非理性放置在权力的边缘,在等级制结构中被贬抑、被忽略和被漠视。"[10] 如今,我们已身处开放的时代,应大力唤起人们内心积淀的女性意识,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深刻地剖析,对客家女性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关注客家女性的命运,有力地挖掘客家社会内在的精神实质,从不同层面反映客家的多元传统文化,并做客观公允的表达。

参考文献:

[1] 房学嘉. 关于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思考——以梅县客家妇女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2004,(7).
[2] 唐晴川,唐健君. 家园——割舍不断的女性情结[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3] 李小华. 客家方言中的两性文化观照[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4] 侯国隆. 关于旧时梅州客家童养媳问题的探讨[J]. 广东史志,1994,(4).
[5] 刘锦云. 客家贞女节妇文化现象析[J]. 妇女研究论丛,1994,(4).
[6] 魏启清. 略论客家传统情歌的婚恋习俗文化[J]. 嘉应学院学报,2004,(2).
[7] 陈文红. 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妇女的精神个性[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8] 罗可群. 客家人婚恋世界的剪影——读《程贤章中短小说选》[J]. 嘉应大学学报,2002,(4).
[9] 西慧玲. 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特征回眸[J]. 文艺评论,2001,(5).
[10] 罗 蔚.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探微[J]. 国外社会科学,2004,(6).

The feminin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in Hakka culture

LI Xiao-hu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concept and custom culture in traditional Hakk society are recounted and analysed comprehensively as seen from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life of women, proclaimed women's tragic fate under men. so the idea is raised that Hakk women should be independent in the new society.

Key Words: Hakka; traditional culture;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custom; feminism